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劄記內篇一百三十六條

臥病齋室無書史游目因取柿葉得輒書之凡

百餘則分為內外篇其內多傳經外多傳史

○思無邪其詩之綱乎自強不息其易之綱乎母不

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乎是咸有至力

焉

○乾六龍皆聖人也聖人不能為時能因時耳文王

遜五者也是以四也孔子振初者也是以二也能為時哉然而文王易孔子則難

○六龍皆聖人何以有憂有疑有悔非德之不足位不當也聖人能易之賢者勉焉愚者蹈矣

○在田之龍何以使天下文明哉夫子蓋深知之曰時舍也明非時所能舍也自任確矣

○伏羲之画八卦也豈以為卜筮設哉後聖見理之與數合也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即卜筮以明理也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必三百八十四爻而定吉凶也六十四卦母乃未備乎哉非聖人之未備也僅易世而日趨於繁也

○堯命羲和天道也舜命禹地道也禹薦伯益人道也聖不可知舜禹文乎大而化之其湯武乎

○亢龍有悔其聖人閱世之言乎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其聖人處世之言乎老氏得易之偏用而深者也

○時至剝而天地幾喪矣然而聖人生焉聖人萌於剝產於坤成於復顯於泰聖人生剝不生姤賢者則不必然

○六陰之坤必生陽美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

歸也喜之也六陽之乾必生陰矣聖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遇也外之也是故日月之蝕雖常而必以為變

○木德其至矣乎土厚載物金火之為用至矣然而其體不仁也故於星歲為吉鎮次之長庚熒惑多凶○生人之用皆七情也道何之乎舍七情奚托焉聖人順焉而立道釋氏逆焉而立性賢者勉焉而就則不肖者任焉而忘本夫父子生於欲者也君臣生於利者也柰之何其逆而銷之也

○物制力物制氣物制德制力者角而勝制氣者見而勝制德者聞而勝

○火無體物為體星然而發燠宇宙鑠金石欲取甚怒次焉夫猶火也夫惟狂者以志成之其秦始皇漢武乎夫惟聖者以道成之其文王太王乎

○咸感也晉進也然而聖人未嘗不重致抑焉蹇遜之多吉繇也甚矣躁之為人害也

○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為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為之矣剥亂成也姤亂萌也聖人不憂剥而憂姤

○自黃帝而前其聖而不可知者乎堯舜禹文王周

公孔子此六聖人者其至者也

○臂之使也左用弱右用強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秦尚右漢因之元後復之其強徵乎今之北尚右也是兵之遺也

○或謂釋老虛聖道實然乎曰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無所不虛以成一實釋老也實則實之虛則虛之以虛明實以實維虛聖道也故夫聖人者自然者也

○愚者狗跡智者厭跡釋氏絜兩端而畧之其術足以愚愚者而智智者愚愚也智智亦愚也故夫釋氏出而天下茅靡矣

○老子非小仁義而薄禮也小仁義而薄禮之時也夫疇不欲邁三皇哉如不反何故文武而鴻濛則化矣羲農而殷季則政矣

○老氏之本旨吾道之別途也其張杜之法小乘之剽擬也王馬之書禪宗之影響也故教有二而無三○知進知退者易也以退為進者老氏也佛乃欲一併而空之彼能無卑我哉我所究六合之內而彼欲究六合之外彼則自誣矣

○外性而脩行者吾思進之外行而言性者吾彼之性空乎不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不之於父子則之

於長幼夫婦朋友也孰謂空哉

○征誅衰耶黃帝先之矣揖遜盛耶莽操後之矣是故於道不於跡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

○老子習禮而薄禮者也莊生畏死而齊死者也佛氏畏滅而樂滅者也有者諱之不及者文之斯其所以異哉

○陰屈其德而佐陽則吉伸其德而抗陽則凶地之天也月之於日也臣之於君也婦之於夫也佐者

也夷狄之於中國也小人之於君子也抗者也

○大哉艮乎終萬物始萬物君子得之成身術者得之延年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雙言也為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而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是故有周孔無期羨

○天下有疑行而後有易有空情而後有詩有跡治而後有書故曰其於中古乎於乎是豈惟春秋哉

○天地之始渾乎國之始璞乎人之始嬰兒乎嬰之漸而童也勢也亦理也因時而節之存始可也反始

則謬

○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聖人之心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聖人之幾也

○或曰六書心畫也有諸曰在觀而已以道觀六書義文之精也以技觀六十四卦頤籀之跡也

○郊享之有配祖也是三才之道也顓頊嚳堯稷文幾無愧矣德不足而強尊之其褻天乎母乃僭日月星辰哉

○韶作而百獸率舞非因聲也和德之至也不然寧無師曠之言哉

○墓祭非古也雖然亦時可耳夫鬼氣固無不之也因其魄用其遺而誠格之不幾於易乎哉

○祭之有尸也其先王感假之微機乎然而尸必賢匪賢匪誠匪誠非萃是故不可以行後世也尸生近近生狎狎生戲至於戲而可無祭矣今也主而不尸潤乎其冥穆也吾從今

○席地古禮也不幾於犬豕食乎今也嚴肉刑古政也不幾於豺虎乎今也仁

○譏世卿謂其非德舉也獨不曰世諸侯哉諸侯非甚暴不易也守若令者朝報殿而夕以更為能久厲

民乎哉善矣柳生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二百四十年耳而弑君三十六王室四亂天王數出臣射王子蒸母其始也逾千里而錯戎七雄之既也歷數世而民鮮燹下死者則封建為之也

○讀周禮曰異哉方千里而官人若此之衆也盡地力不足以供采祿矣民誰與養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茲言謬矣塗山蕞爾地耳諸侯之乘具官以從大者二十小者十之幾十五萬乘矣疇能容之荒服之地驅馳萬里疇能達之聖人之省方會其方之諸侯也

○迎帝為其食田豕也獨不曰傷人乎周公驅而遠之乃迎而祀之非公典也人亦有焉曰何進曰劉璋○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私然而天下不為厲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懣焉而恒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矣

○有生有息生不能不息息不能生生生而不已似息生焉聖人善因息通其生噫斯所以裁成天地乎○物生我我生對對生軋軋生機機生禍聖人忘物我者也機至而燭是故不為機先亦不為機後

○天下之達道五倫盡之矣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物即倫之散殊者也博審慎明聖人寧一照而已哉
○聖人未嘗不格物也朱子之格物其流格於物也
王氏之格物其流無物也故曰不誠無物

○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非忘也毋不敬也
○見解之得在膚而不在裏也偶然之得乍有而亦
乍無也

○雞犬之專智人弗若矣牛馬之專力人弗若矣駢
馬而為人用而無弗悉也用天下者乃恒有所弗悉
何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一成於兩此乾坤自然之

妙也是故古之聖王獨端其原大其輔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篡孟獻之罪聚斂臣也甚
於盜噫其真有所警矣夫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至哉易也哲人先焉愚者後
焉時至而悟悟無及矣

○三苗之於舜也其五帝之欲乎鬼方之於高宗也
其三王之欲乎昆夷之於文王也其太甲成王之欲
乎荆戎之於平王也其後世中主之欲乎上焉者化
之欲即理理即治次焉克之又次制之至於後世不
勝矣桀紂幽厲欲滔天其為胡元矣

○讀大雅之什而知文王之聖功深於武矣周公之知聖深於武矣

○儀刑文王豈亦末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其精也一念之敬而萬邦孚矣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天失身之謂無後

○北極天之樞乎動處至神而聽於靜靜處至微而能制動亦淵矣夫人日膠膠乎擾擾乎反而求之而極安在哉

○災異之來也曰天心仁愛人君信乎夫戾政感而盪氣應之寧有心哉則何以不仁愛民焉

○由外以之內而內禍生焉其惟目乎由內以之外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易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夫機不易發則寡忤矣氣不易泄則全神矣抑亦養身也夫寬嗜可以澹志也鮮求可以完節也養德亦爾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美哉言也信眉而談性命舉足而稱聖賢皆不能反躬者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其母也不在臨如臨則已晚矣

○孟氏之告君也則旁引而達之程氏之告君也則
逆折而闕之噫非孟吾誰與歸

○荆卿傳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
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
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凡都會然也謂長安亡難乎
秦何以二世謂洛陽亡易乎周何以七百故四海而
朝宗京可無版築矣四海而土崩金湯晚矣

○智崇禮卑夫禮卑而不智崇者有之矣智崇而不
禮卑者非真智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愚以為近於地也賢人之言近
如地乃時時遠於天凡聖人之言未有不可踐者也
○之燕而越其轍燕可至乎知之燕之轍晨進十而
夕退百也燕可至乎吾北首矣窮日夕矣之水而迂
也之陸而徑也則無虞至也甚矣分門者之徒之謬
也

○虛其中實其際虛其名實其行噫吾何得而見之
○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之昭節揭軌垂萬
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
天地焉

○以好用人以惡行法以入奉出以吏制戎以意創禮以慾興役六官之欲脩得乎噫

○記繁而志寬遷固之失也雖然不可廢也三代何寥寥哉噫罪我者斯言乎

○甚矣聖人之不欲盡也其治優乎有餘化也其講變出而有餘地也其言引而有餘味也夫賢者則不必然讀周孔荀楊之書判矣

○理數一發而合者其易乎探數以求合理者其太玄乎玄則人人則不神故夫書也政道一發而合者也詩也情性一發而合者也魯論也言德一發而合

者也如之何其擬也

○詩書之不復古也疇取剛焉禮樂作而後有述嘻誰能續之

○春秋聖人之藥石也文中子之續春秋也以藥時也則何以帝二魏或曰阮逸之譌也如其譌如其譌○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純則成雅無之矣

○詩之存淫奔也非小子所敢知意非其舊也示戒微而道欲重

○凡詩刺讒直而厲矣聖人之戒深故存之

○春王正月夏時冠之然歟曰否否正朔天下之首政也春秋以止亂也而身亂之其何以訓

○春秋成而獲麟也瑞應歟曰弗必也獲麟而後作春秋以比於河圖洛書也曰不然也春秋之作久矣獲麟聖人之所託而悲者耶曰奚悲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詩刪而風未易亡也屈氏志而惻枚李情而宛庶幾哉雅頌則微或曰唐山郊祀非歟曰惡遠矣

○鈞而不綱廉無咎乎弋不射宿靜無咎乎豈惟得聖人之仁焉亦所以教物也

○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夫子之文章夫孰非性與天道也賜也岐之夫子之無言蓋深言也賜也疑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能役物者也回也其庶乎屢空能不役物者也聖人亦未嘗不理財也若以為多學而識之將貨詬學乎學詬貨乎

○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非故魯子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猶之乎故魯子也子貢疑而夫子之旨微彰曾子唯而夫子之旨有所未竟矣意

○天地間一氣而已初無有善惡也有氣必有理以理求之則有善無惡以氣求之則有善有惡

○荀子之言性惡蓋矣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發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似非體驗得者也

○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於己雖疎無誅也况親其弟乎書曰瞽叟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脩匹夫之郅於弟也

○謂禹入聖域而不優也何居其功殆聖而不可知者乎舜臯陶之示戒也以為居功者訓也非不足也

○堯崩舜避堯之子舜崩禹避舜之子禹崩益避禹之子而天下有與有不與也是上下相徂以詐也何異莽丕執故夫孟氏者得聖人之心而舛其跡者也

○問服章可以示君不可以示臣責善章可以示父不可以示子

○誦毋自欺章而不忍然頰赤者非人哉牛山之木章而不悚然汗浹者非人哉故聖賢之醒人也甚於藥石

○愛親敬長有天性焉然而非天知天能也愛生於
恩敬生於習謂生而無不有可也謂生而無不知不
可也

○瞽叟殺人咎繇執之非臣道也竊父而逃遵海濱
而處非君道也語心則可

○血流漂杵非虛言也紂徒七十萬其輔而惡者百
無一乎倒戈而攻明其有禦者也內亂而自為敵衆
誑而交相蹂能無漂鹵乎夫然後而知語兵之難也
○柳下惠遺言至行泯矣要之僞瑗之流也聖不幾
於過情乎吾為之曰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

聖者也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至哉言也夫子闕此二寶而不輕發者蓋
預慮之矣何慮曰慮有釋氏之即心即佛也大慈大
悲也

○顏子之勝孟子氣質也孟子有無師之智有立統
之功

○大學之證親民者何居非信經也巧為鑿也補格
物者何居膚而陋甚哉人之自亮難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孟子亦言明德親民

也而王氏不知引也然而康誥等所釋甚明不敢易也

○孟子之於學至矣程叔子朱子之學成矣氣質之融液微有未盡也王氏之學幾矣心體之淘洗微有未瑩也

○吾嚮者謂聖人之道無加焉者而今而後知有加焉者瞿曇氏書也唯其加是以卒莫加也故聖人之道有極者也瞿曇氏無極者也極者何中是也

○孟子之功在尊孔子之道而申明之耳不在闢楊墨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為之不便身也楊氏為我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不便人也夫不便身之與不便人誰其聽之其人雖至今存可也其戰國之為說者百家而皆不能久非我之道有以勝之其用自不能久也

○夫人生有涯而欲無涯以有涯之生而供無涯之欲勢不得不求之延年以延年為有盡勢不得不求之離生死今二氏之所以漸衰非其說之衰亦以取驗少也

○治世也住世也出世也皆有聖力焉其至介力也其中非介力也

○有公天下之事者不必公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者必公事也與子非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

○今之為二氏者何庸闢哉固二氏之所深闢者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淺矣然而卒無以易也正其本以勝之勝不勝矣若歐陽氏者稱名持論者也

○念佛者不念佛者之砭也即心即佛者泥佛之砭也非心非佛者泥心之砭也以砭攻疾則可無疾而砭則不可惟於吾道也亦然

○福善禍淫人之常也非天之常也遇其順則無不合遇其舛則無不乖噫賢者駭之吾執焉

○天地仁乎夫未有生而不死者是生與殺相半也而又加之以豺常兵盜災疫斬刈之屬是殺常勝生也黃虞以來非一代矣桀何繁舜何憲也是亂常勝治也盡諸衛生以奉縱生是不仁物也縱夷狄暴兵而血牙中原是不仁人也渾淪一氣而已子子焉而望之且責之噫不亦左乎

○人與天地乃相似耳聖人未嘗與天地相似也天地無心而任氣任氣故不能無過無心故未嘗累德天地之有薄蝕暈孛震電水旱崩竭災厲也是陰陽之所為也猶之人血氣之痰疾也若以聖人之賞罰

比天地之生殺過矣故曰聖人無復

○霍子曰有司之校士也其薦揚也以國也吾何德焉噫公矣讀先王之郊祀社稷則懔然也造物者豈任德哉然而先王以教民厚也雖然師之則過

○春秋之書日食也重之也以有常乎無常乎曰不謂其常也于何知之曰禮知之禮有當祭而日食者朝而日食者送葬而日食者其預知也則胡不先期而易祭而朝且葬也先王之法廢久矣日食之有推自漢始也知之其不書乎曰胡弗書也常而變者莫大焉然則何以不書月食曰此義微矣寧使天下蕩

陰教而不脩無寧使其疑陽也聖人之畏女德深矣○馭者曰吾晨發梁休糧於方城之外夕抵郢而弗種也且七百里矣術者曰何哉吾離形而儵乎七千里之外若步武也又能使人見之馭者曰唉欺哉還以問畸子曰吾慕異是吾儵而游九有之表際天地入無間探太始究太終馭者益惑畸子曰無惑也子以形之者也彼以氣之者也吾以志之者也○天下之事名執其虛而利執其實聖賢莫能踰也莫能踰而知其為害之大也故舉而約之道

○侯服玉食窮水陸七箸中產噫緇而髡者猶有五

觀胡弗思哉

○佛之有因果也外之者以為荒也內之者以為淺也然至於吾人則日用之而不知耳渠亦有言曰不昧因果易不墮因果難

○靜而無思一物不容澹兮若秋空徐出其倪非稿而通調而暢之藹子若春融自為始終悠乎天下之真樂何窮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靜亦靜動亦靜也

○王充氏賤儒也其學尼而偏其識淺而稚乃嘵嘵然敢於非聖咲是寧免於先王之誅

○太玄之準易也法言中說之準論語也有意而為之夫有意而為經可乎周子之太極圖通書邵子之皇極經世吾不敢以為無意也

○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而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吾不敢從其生也誠神幾曰聖人神又胡幾也幾何贅也顧養錫類抑何作意也大舜申生何其不倫也

○向歆學父子而人夷夏者也孫卿李斯業師生而行人禽者也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無伍矣

○讀綱目至蜀漢之際曰嚴哉明統矣至翟義沈攸之袁粲徐敷業曰有君臣矣至莽大夫楊雄死曰異哉此有說也雄卑臣也春秋之義不責雄以死也廢君之溫而官之鬻國之淵而爵之而俱卒之徼新主之儉事十姓之道而官之爵之何也是使天下失節者免於責也其罪雄也何居罪雄而不得與於道矣嗚呼

○周元公之為元也程純公之為純也正公之為正也朱文公之為文也易名者有深旨焉

○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狃其詣淺然其人材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其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材纖其就虛

○楊子雲先賢之優孟王仲淹聖門之宇文周程正叔吾道之宋襄胡康侯春秋之商鞅朱紫陽偽宗之衡秦王新建紫陽之逢蒙

○尊德性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也體仁也其欲標名而自尊一也善用之皆可以成君子不善用之皆可以成小人

○高者入於空虛欲速也卑者入於功利見小也

○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辭

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驚於名而趣者有縻於
爵而趣者欲有所為而趣者是陋僂之粉飾而貪夫
之淵藪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九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劄記外篇一百四十九條

○堯舜之禪也舜禹將無德之乎曰奚為而不德也
為天下德之也如其身將湯德桀武德紂矣

○三王家天下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湯武征
誅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

○堯舜禹之禪受也湯武之征誅也伊尹之放君也
箕子微子之降敵也周公之攝阼也孔子之欲赴佛

肝公山弗徂也唯聖人能為之賢者則弗許也比干之剖也伯夷之餓也賢者能為之聖人則弗必也

○盤庚賢主也雖然讀其文而知商治之衰與商質之所由漓矣

○桀之惡不如紂湯之甚也亳人不桀惡是仇而眇於稽曰勤民哉可思已孛侈之誓毋乃以刑迫乎吾未見湯之無慙德也

○文王之安於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啗紂也亦臣道也

○謂周成王之不如漢文也何也曰周公在矣而成不聖

○謂太甲之賢於成王也讀金縢凜乎惕矣以周公之聖而幾不免易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无咎者仅无咎也

○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激衰而後圖治故也其於中也未純其於政也非學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遺乎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憖志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豕韋幾然哉

○晉襄之墨線也可以已於親乎其徼秦也可以已

於德乎秦穆之再施晉也有容矣而不克終弗學也
是故能誓而不能無殉也

○太公之翦商易管仲之摧狄楚難太公之輔文武
易管仲之輔桓難

○文也悼也晉之令君乎文創伯而優哉必也吾從
悼

○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
祭不復管

○共世子之為共也或譏不逃曰其言盡之矣為吳
太伯則可

○謂趙盾之不與謀吾弗知也謂許止之僅不嘗藥
吾弗知也

○趙武賢卿也楚得偃然而狎主齊盟者則武罪也

○春秋之罪吳楚也不以夷故以王也如秉禮而翼

周吾將從之矣六雄之自王則梁惠始也故梁惠者
魁叛而浮夷者也

○三公子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
魏也惡乎同魏為秦而疑信陵矣趙為秦而摧李牧

矣唉

○荆卿之筭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雎之筭工矣

荆卿之筭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雎之筭工矣

雖然秦王不由也

○乘迫為合攻隙為離其蘇張氏之揣摩乎聽蘇而
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

○秦逆取而順守可得延乎曰有天道焉惡得延如
其事也不土木不神仙不殘刑不黷兵不巡遊不熱
詩書雖百祀可也

○淮陰之初說高也高密之初說光武也武鄉之初
說昭烈也若懸券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
已矣

○周法繁漢法簡繁則虛故易弱簡則實故久疆

○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用之繁出也上下之繁
相待也蓋至宋極矣漢簡於唐唐簡於宋 明實酌
之是以久而治也

○喪之日易月也昉文帝乎然而以詔天下也非為
君也故文無不君而景有弗子

○景有三寃臣焉大夫錯丞相亞夫臨江王榮嗚呼
文德遠矣

○堅忍哉周亞夫也遇文而顯遇景而敗果任哉申
屠嘉也遇文而伸遇景而屈

○君堯相禹稷契咎繇秦可唐虞也政斯而行周官

者莽耳

○漢武之雄也其與慝俱茂乎漢武之罪民也而功後世蜀而南嶺而南吳會而南者則何啻億兆哉千百祀而襲衣冠被教化者奚自也

○漢高疑神者也漢文性仁者也光武脩賢者也唐太宗飾聖者也宋藝似光武而文不足令主哉漢景之儉也宣之精也明之文也唐憲之銳也武之斷也其失刻宋仁之寬也孝之至也抑亦其次矣

○君哉元孝文字文武柴世完顏雍之賢而不與也曰偏曰閏曰促雖然功德懋矣

○問魏孝文曰文勝金世宗曰質勝然則世宗愈乎曰惡用夏變夷孝文偉矣

○趙宋之有周也其何以異於隋堅乎操之篡漢也亦延之矣裕之篡晉也則復之矣操悖而不臣裕至再弑嗟此其辱乎趙德乃長

○漢高之功勝湯武矣跡又勝之唐文之功功湯武矣唐文之跡跡湯武矣孟子重則伯夷輕

○漢高帝之功勝湯武矣桀紂齧痛其國人不能徧四裔也

明高帝之功勝舜禹矣洪水災而居食廢耳人猶人

也故夫漢高之功一世功也

高帝之功萬世功也嗚呼休哉

○有以蜀取天下者漢高帝也以吳取天下者明高帝也一則乘彼之未定而用之一則以我之定而用之

○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 成祖乎德者孰不知 孝宗乎蓋猶有 景帝焉已庚之際微 帝吾其被髮左衽矣其德如何曰在知人在安民其不復辟者理也易太子者勢也

○憲廟有聖政二曲從禮官言錢皇后得

太廟一也追復 景帝位號二也於乎不可復得矣

○讀史之六朝暨五代未嘗不拚券歎也曰臣人市倡哉至元則廢書曰已矣臣人行禽哉吾不忍復矣先晉之內戎也其以強臣之乎然而致五胡矣後晉之帝戎也其以弱見臣乎遼金而元矣故夫敬塘者帝王之盜而亂萬古之魁也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沒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基本成矣

○晉之南渡斥石斥符斥姚斥慕容宋之南渡臣金臣元矣宋以道學諸賢而繼唐魯不以孔子而長晉

○魏孝文獻文子也獻文非馮后子也獻文遇弒於后而孝文為后行三年喪太后淫於上而帝幾殺其從女淫於下而帝幾弒真不幸也宋孝宗孝數世之高宗而不能使其子光宗孝亦不幸也

○宋藝祖之悖德暫也出於乘也太宗之悖德終也成於積也太宗之伎也其宋或齊鸞之流乎宋法寬○事有不幸而邁其變者其事已矣然而甚難言也宋高宗是也臣讐言而忘君父之難非也急讐言而迫二帝以死者假手僂君父者也又非也

○宣仁之革神也其事變其功大雖然吾不願有此也也女德雄矣大定之革亮也其事變其功大雖然吾不願有此也宋不復中原矣

○人主無再元無封禪無上尊號其聖人之共訓乎后氏無臨朝外戚無與國政其聖人之義訓乎君不匹發翁主不移醮其聖人之禮訓乎噫雖三代何以加焉

○文其治者疇易唐太宗哉推刃同氣猶有諉曰剝膚也刺王姬之媵是亦不可以已乎

○漢失之刻唐失之亂宋失之弱

○有君德而好文多藝者唐文皇魏孝文也有君才

而好文多藝者漢魏梁三武也無君德而好文多藝者漢靈隋煬宋徽也無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李煜也文藝為累不為益

○趙武靈胡夏服而強魏孝文夏胡服而弱雖然寧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悖倫矣

○莽之詐也溫之忤也敬塘之鄙也雖得天下恥弗洗也

○高貴鄉公之賢少康也君子悲其志焉雖然成濟之禍成矣安樂公之不思蜀也無弗嗤者雖然其牖

下矣

○晉元之辱也而中興唐高之靈也而創業寧非天乎

○項羽之不僂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寧非天乎雖然有君德焉

○堅之敗也大舉而不分晉得併力矣身在行無後拯矣鮮卑主而氐客失要害矣惜乎其不為聰常之及身也

○桓玄篡而不弑裕得借以滅玄自後無不弑矣雖然寧為玄也不為裕也符堅不僂敵君而亡唐高僂

敵君而興雖然吾與堅也不與高也

○元魏其猶在五胡之下也幾於遼金馬宋不統一進矣孝文文之再進矣而隋三進矣

○劉彧蕭鸞蕭繹其天之戾沴鍾乎裕之殲晉宗也道成之殲宋宗也若循環然衍寬齊而子弟魚肉之幾無報矣然猶昌於唐也

○晉之欲平中原也相會稽將褚裒殷浩宋之將義恭也梁之將宏也抑何異縱鳧而獵兔也危哉危哉○隋文之逆取周而順取陳也猶知有將相焉相高穎而治將揚素賀弼韓擒席而強惜乎不良於子也

始而政任之不勝恩而傷義終而辟齊之不勝法而傷仁

○身霸有國而身失之者凡幾曰莽曰曠曰堅曰衍曰存勗身治而身亂之者凡幾曰秦始皇曰漢武曰唐玄此豈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為興資矣一念之急而才為敗資矣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蠡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蠡跡卑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

○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時見勝溺寡取勝蠶彼黃綺者豈其徒哉

○桀紂身亡國者也赧獻而後吾悲之矣玄德所以痛恨於桓靈也夫釀天下之亂者必不死天下之事者也死天下之事者必不與於享天下之奉者也惟相亦然

○或問材曰漢問漢材曰鄼侯何留侯良淮陰侯信博陸侯光武鄉侯亮何也入而能出大劍而不搖不賞而能完非材其孰成之良之伸志也善因幾也孫吳有待信無待信也神于兵者也夫承武而不土崩也居廢立而不人猜也噫吁光可以想矣忠信權惠信敵公信雙武鄉其最乎漢而後篋矣

○漢可以托孤寄命者周亞夫也霍光恭亞夫倨光密亞夫踈所以殊也若勃則亞夫下矣彼丙魏者小才也德則丙勝

○項氏之坑秦也僂嬰也天其伸六國乎雖然不可以訓

○信越叛乎曰惡呂氏之誅也承帝意也夫二臣者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其弗獲令終也宜哉

○班氏之傳循吏也不及趙韓其猶得先王之意乎
○龍德而隱管寧氏近之鳳凰翔於千仞兮黃憲氏
近之

○漢魏之際吾得三人焉曰諸葛孔明管幼安范承
明孔明以身殉道者也幼安以道存身者也承明以
身存道者也為幼安易為孔明難為承明易而難

○叔度之淵淳幾於德矣乏立言焉馬融氏之言奚
裨德也

○寇河內之讓也少巽藺矣賈膠東之平也則大愧
廉焉非帝其誰能解

○敏濟務寬容衆智謀身三者備矣義不足而卒大
棄之其孔光乎胡廣乎華歆乎褚淵馮道乎嘻

○東方朔阮籍其善處難者乎既弗能避又弗欲浼
曷不龍躍鴻矯哉雖然哲於文舉叔夜矣故夷章莫
如巧藏巧藏莫如神藏

○堯之言共工也為莽貌也孔子言少正卯也為安
石貌也莽不相人以工於臣也安石不相人以工於
儒也噫

○西京之事功幾利矣然而為君也東京之節義幾
道矣然而自為也宋人之自為也甚於為君

○甚矣宦寺之不易勝也陳寶不勝而家族袁紹勝之而國遂亡訓注不勝而家族崔胤勝之而國遂亡故夫創業之主之貴始也

○蔡邕氏之才節而不令終也非一念之畏為之乎與其死於狗卓也毋寧死於拒卓也

○羊叔子有君子之德四馬曰慈曰信曰廉曰讓雖然其為晉謀鼎革之際也有中惡矣

○嵇侍中溫平南偏於忠者也王元公劉太保偏於孝者也元公其猶庶幾矣

○嵇侍中之所以不如王偉元也俱讐先而君後也讐言為君者也非君為讐言者也

○司馬孚若優於馮道乎猶知有恥焉雖然襲其辜逃其跡陰其行陽其名是不如朱全昱之樸也

○晉渡江微而立其文獻公之力乎危而安其文靖公之力乎文靖易文獻難雖然運之有革也必不能以身殉也

○始興養亂而庾亮決之會稽養亂而元顯決之不養不滋不決不潰

○謂陶太尉之忠似孔明吾不知也潔於祖逖而武不及治於譙王而節不及敦革晉其方岳矣

○安之量而才不玄也玄之才而量不安也合矣而功不大就何也志不足帥氣

○操也裕也幾於混矣而功不就或曰遲暮也或曰遇敵埒也皆非也志在內不在外

○被逆名而大有可憫者其蕭綜乎吾為之思其處而不可得也彼梁武父也亦父仇也東昏父也而疑

柰何

○爾朱榮之雄武也幾於項氏乎歡材不及榮而術過之是以成也秦材不及歡而法過之是以久也

○吳之有遜也秦之有猛也燕之有恪也梁之有叡也周之有朴也蒙古之有楚材也其偏雄之良乎楚材仁人也微斯人中國其磧矣噫何以衡為

○鄧高密其材不及識也有大臣之度焉彬幾之乎材則愈下

○王魏之改事文皇也微有委焉有高祖在不純之手臣也王之先謫也不與難也宗儒乃以順逆劣之而優管氏母乃不可乎

○甚矣王琚之才之似王晞也晞稍弱知止而存琚稍雄不知止而殆

○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體近實泌用近玄欽仁傑

神州山人高 卷之三 十三 世經堂刻

宋璟器相似也仁傑近圓璟則方陸贄李絳識相似也贄達絳遂杜黃裳裴度畧相似也黃裳近疎度近密

○楊國忠之明安氏反幾矣王叔文李訓崔胤之攻宦官果矣王安石之變法大矣韓侂胄之復讐正矣公其事私其心卒致敗焉

○東海王疆寧王憲所謂以天下讓非耶夫如是奚而喪

○王忠嗣而無死其中興之元績乎光弼知將而不知臣真卿知臣而不知將知將而知臣者郭汾陽也

知臣而知將者張睢陽也

○謂子儀武不如光弼也賢之其以終乎度之畧不如德裕也賢之其以衷乎合衷與終而定人

○燧之與晟也功陽燿也人薰猶也然而同厥終焉德于是乎不聰

○李西平之難不難於復京城難於介泚懷光之間而孤軍不屈也蓋見才節焉

○中興之臣吾必推郭汾陽李西平然至戡定之年俱且六十矣使其早亡一邊鎮虞候而已爾神策小将而已爾甚哉才之未易識也

○宋氏之業之永也。基自周世宗。拔趙普。憐人也。文不如德裕。而才埒之。雖然。宋不五季者。誰庸也。誰謂且賢。欽若謂也。逢而旦長之。吾無取焉耳。

○讀唐史至五王之復唐也。曰。大哉。績乎。雖然。有遺憾矣。夫武氏者。社稷首誅人也。唐臣不共天。故立宗室。礫梟。墜厥宗。出中睿。而王之。帝治而弗宗於廟也。上也。即帝中矣。居盟於上陽。而族武。弗使胤也。次也。名曰翼。皇嗣。吾故知其弗盡討也。

○張睢陽之才也。而處於必不支也。文信公之忠也。而處於必不振也。噫。豈人為之。

○天之報方進以義也。報素以玄感也。報世勩以敬業也。巧矣。其若合契也。雖然。義也。敬業也。不良於人而良於事。

○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篤。庶幾爾。

○程正叔之貴。沆也。韓魏公之貴。曾也。貴沆為其識遠也。貴曾為其器大也。然而為沆。易為曾。難。

○宋臣之於遷也。率數讓而後就。胙兄。弗恤也。如其不堪。不就可也。如其就一讓可也。故夫以勢要君者。卓操也。以名要君者。宋臣也。

○狡矣夫夷簡之策也以西帥而收公於仲淹成則掠之敗則加辟焉仲淹之權然非心權然也其子知之矣歐陽氏何文奸哉

○問洛黨蜀黨曰朝吉朝而夕聞父母喪也將不哭乎豈不曰餘樂未忘哉甚矣洛之拘也然而為蜀也蕩其失則俱曰好勝

○安石光才相等也行相高也聲相慕也一以亂一以治故術不可不慎也

○寇萊公之才之似李衛公也李稍密韓魏公之器之似裴晉公也裴稍巧

○趙韓王之達也而不勝險寇萊公之敏也而不勝躁王文正之容也而不勝弱富韓公之果也而不勝褊才難不其然乎

○安石非姦人也然而誤國之罪重程氏以舊而寬之朱氏從而與之蘇軾非純儒也然而無失節程氏以異而讐之朱氏從而抨之

○啓外釁自王黼童貫始也耗中國蠹帝心則自蔡京始也故自宣靖禍者京為首黼貫次之

○秦白起死無李牧敵矣用趙郭開而趙舉金粘罕死無岳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為魏修檀

道濟也齊緯之為周僂律斛光也唐莊之為明宗僂郭崇韜也噫

○南渡而後宋岌岌乎危於晉矣然有人焉綱浚鼎治內飛世忠錡玠治外然而一檜足以勝之是故賈似道之誤國可罪也謂宋尚可以支元則非也君子是以惡檜而恨高也

○問李綱張浚趙鼎忠乎曰忠矣然而綱之失悞浚之失躁鼎之失闇也靖康之初不失汴也綱也其再失汴也稟之狃綱也江左之得為江左鼎與浚也江左之不得為中原亦鼎浚也浚氣強鼎氣弱浚過多

鼎過少

○能見而能不見者吾得一人曰魯仲連其為人姓名不違身能遂而能完者吾得一人曰龔壯其為人也孝不違忠

○二陳之相器相材略相似也康伯宏俊卿亮

○虞允文之材逾於浚也其氣不如也

○君死社稷金哀有之臣死君忽斜需有之亡國而不失禮者乃在夷狄哉

○漢之後非漢後而稱漢以殘晉曰劉淵氏唐之後非唐後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氏宋之後非宋

後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氏亦巧矣

○張承業不完人也然而完人矣其不受晉爵也不從晉帝也其在文若之上乎

○誅兄而不傷弟者周公也僂子而不傷慈者石碣也廢父而不傷孝者脫脫也

○金哀亡國不亡其體元順失天下尚不失國故曰夷狄之有君也

○察罕之忠也度乎岳飛矣武則同而功過之擴廓之中沮也失在太子其終為純臣也遺教在父

○夷狄之初勁有將四人焉粘罕木華黎才將也休哥伯顏制將也有相三人焉劉秉忠才相也耶律楚材廉希憲仁相也

○徐有功耶律楚材之人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女主夷狄奚累焉

○明之初興也能為勁者唯陳友諒擴廓乎其下友諒也得之速非我速也彼失之速也其破擴廓也得之緩非我緩也彼失之緩也

○友諒之雄彊也其在項籍李密下竇建德上乎亟敗亟整其猶能振乎張士誠明玉珍自守虜耳然士誠之能得人也玉珍之能治國也亦足稱偏才矣

○察罕帖木兒而在 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田豐所行刺也孛羅再犯闕而元之腹心腐矣竒后太子再疑擴廓而元之四肢痺矣故夫田豐孛羅者元之賊而我 明之勲臣也竒后太子者元之戚而我 明之間臣也

○謂中山王之賢三代而下鮮比也其用兵也整而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也共其藏身也哲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為一者也於乎休哉李韓公之功大矣而不終也其人非反者也不善避功也劉誠意之功大矣而報輕也以術合者非以

天下大筴合也

○諸葛武侯之後得大將二人焉曰唐太師汾陽郭忠武王子儀明太傅中山武寧王達中山之易也在乘創也汾陽之難也在振衰也然而亦各有難易焉汾陽之難在庸主也其易亦在庸主也中山之易在英主也其難亦在英主也

○問大將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傳潁公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問大臣曰不知也毋已于肅愍之任王端毅之直劉忠宣之篤乎○壬午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鐵司馬鉉

已已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于司馬謙其
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漢廢人之叛也楊文敏之贊上親征國事幾失
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恩幾失矣
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已已之後不急奉迎太上為景帝疵乎不知
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為訓耳天
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而下能幾周公執南
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心也相職也于肅
愍一本兵耳夫不錄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肅愍

何其忍也

○李文達之讓王忠肅朱撫寧之讓郭定襄其猶知
有國乎薛文清之蚤退吳聘君之辭秩其猶知有幾
乎文清賢者也聘君薦行君子也其俱不足以有為
於世明也文清而不去且伴食矣聘君而不辭且株
累矣

○劉博野非君子也其去乃以不封張氏周陽曲君
子也其出乃以壻曹元力陳師召悶悶者也獨持不
吊闔直倪舜咨表表者也送闔人賜喪人固有不可
必者也

○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為巨擘焉次則劉忠宣攷
攷為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攷攷為國知無不為
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公者也
○赫哉 太祖之聖也而臣不稱蓋有將無相矣李
韓公一時之才也而學不足劉文成可以將相矣而
量不足

○楊文貞之雅也與文定之敦也商文毅之定也劉
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
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
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
思其澤

○孔廟之黜楊雉也 帝王廟之黜元世祖也太廟
之黜姚廣孝也凜乎有春秋筆焉

○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下
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許可購下矣茲其所以偉也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

○左氏之撰野獸也 帝王之撰之撰也 太臆
忽其罪 不之義 亦濟時 夫
無邊如 藉笑 麟鳳 天下 聖而 映其 崇如 藉天 不聖而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左逸 三十條

嶧陽之梧 爨樵者窮其根 獲石篋焉 以為伏藏
物也 出之有竹簡漆書 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
有小抵牾者 凡三十五則 余得而錄之 或曰其
指正正非左氏指也 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
余不能辨 聊以辭而已

桓十六年春正月 會于曹謀伐鄭也 夏伐鄭 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始公與諸侯圍鄭也即
郭門門焉昭公愬使子人私於衛侯曰惟是魯君之
首禍鄭以脩郎之怨也宋君之左右出子也則惟雍
氏宗之嬖不虞君之儼然辱臨之也敢請衛侯曰忽
何故入對曰寡君之爲太子也寔先君之嫡以請於
天子有成命矣不腆撫軍而執役於齊以扞陬北戎
大勛是建出子挾宋而奸之國人之望寡君如望歲
焉何以不入衛侯曰是非寡人之所專也二君志也
曰魯宋何厭之有魯志也宋志也魯已憖之不悔
而日勤師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即天子不能無旦
夕誅君胡翼焉即寡君孱不能圍其芻牧之邑而以
歸君君且歸魯管之役我克宋郟防而魯以班取之
又弗德也魯安能德君衛侯乃辭於師以疾而歸公
亦歸

莊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巫季陽曰日沒西也沒
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逸曰不然是中國之徵也
而在下夫夜下象也夜明日之餘也其夏殷之後乎
代於時爲映更二甲子乃悔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
日不沒矣

閔公二年公子慶父縊謚之曰共仲而弗以儆告也

仲孫湫聞之曰異乎季子之爲政也刑莫侈於弑逆
淫莫醜於奸上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君之室
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誰辟焉慶父而後誰無後者
且莊公之二子庸辜乎周之元公其制辟曰絕管蔡
蔡明有差也孟叔同立叔實耻之作法於涼其季子
乎是夫也得世無魯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蔡侯逃於墓使其大夫考
父請曰亡人不佞不能事盟主以辱君之玉趾又儼
然勞諸侯之師不佞寔慙辟不敢以介見又弗獲改
服從諸大夫朝歸死於先仲之壠不佞王卹受賦弗

敢稽也盟府之好聘兵役弗敢後也亡人齋沐剪髮
以俟大僇君用之先仲誓弗載祀唯命其幸以先仲
故赦而夷之附庸君之惠也非所覲也齊侯欲弗許
管仲曰許之君爲盟主而脩林第之志以勤諸侯必
終其快剪滅惟城毋乃不可乎請伐楚詩云出自幽
谷遷於喬木言徙義也君以志興戎而以義救之又
何憐焉乃復蔡侯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國子曰不可棄
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孽爭亂君實不勝挫越於外
宋君無忘先君而率諸侯以靖我阡危救寧撫有東

國君寔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今伐宋楚爲之勁我爲之掎不佞唯宋不以軌逆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孱不善師中楚以爲大國羞君屈王趾跋履故郊庶幾念獻之微而脩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庾辭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子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

文芊送于軍取二姬以歸明年秋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叔伯退而歎曰異哉夫子之爲楚也泓之役君王幸以狡勝宋而奪之同盟又掩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侯夫子不諫而今又諉楚以快子玉君以汰失之而臣以復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諉也得身爲幸

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王若曰叔父惟乃顯祖文侯翼相我先王輯敕在播用

渥厥錫奕世光輔時上帝弗厭我先王永綏繩繩亦
逮爾股肱叔父爾惟裕少習於難礪乃智歲乃勇若
群僕誓御罔不又俊於乎余小子弗悖弗習於內寔
隕越畿甸唯叔父是怙鼎簋不搖臣妾其還鬻熊氏
陸梁漢江蠶啗諸姬余小子弗武弗克豫外以勤我
叔父穀厥胄甲鏊厥軌尊俘纍纍靡扞不誅於乎天
奪舅氏余小子日兢兢弗怙即於次叔父爾寔大奠
我甸荒昆從姻戚友邦冢君大夫咸若度汝克績文
武載益光于前列王曰叔父其歸視師柔遠能邇用
賚尔大輅一戎輅一駢服具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往哉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無怠成無改食天嗣惠難老余一人永享
于休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
之休命

王受魯侯穀王爲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二叔不
咸夾燭亡燼維我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修管蔡
蔡以靖王室施於九夷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
輯寧宗族厥有衛鄭棄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
荆寔賴我伯父丕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菁棘
聲鄭之罪歸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怨法

亦罔敢赦魯之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艾政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深室徂寒越暑冥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只以三餒食其速誅之以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從蔡而復之亦唯伯父晉侯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唯命

秦伯葬穆公當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子輿氏之三良與焉孟明諫曰不可我先君之御秦也其治命寔多君不之好而唯亂是用殉葬禮之叛也殉良國之疵也王官之役晉人蓋日夜西首焉以司吾國君薨

而示之疵毋招釁乎我得由余戎自削矣以良爲殉去戎幾何先君之霸也定王室恤同盟攘土受胙再造國君史足書矣而終之以凶德無已其老臣哉曰余再辱秦師先君再拔之死也曰而餘身也無以稱報王官一矣請殉爲再秦伯曰子輿氏先君之志也而先武公之故也子爲生者可也孟明退而不食七日卒

齊侯朝於晉賓媚人相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媚人曰日大夫以晉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牢醴以饗從者匹於

單劉惟是一二邑臣不能勅內人以干大夫寡君寔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雪而舉晉殉之以天之降罰齊而使青人之骨暴於鞏亦豈無一二晉殤先文公之有討於曹也脩浴薄之郟而終宥之大夫其遂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咲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郤子不能對君子曰郤氏之後殆哉夫驕德之敗也驕匹夫不可而况國君乎哉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尤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范武子謂趙宣孟曰亡人也辱夫子之收之不敢以間請也晉爲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

之戰我先君僅一得志於楚無以聲之曰楚爲不道蠶食庶邦商臣弑頡而子不以間率諸侯侈楚楚猶外也宋弑杵臼子不親討而以委中行氏齊弑商人子又赦之子爲正卿曲庇巨憝疇取式焉夏將狄矣曰君不勝民吾馬能奪之且有周之司寇在士季退曰喏夫子能行之且忍之矣

宣公十五年晉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桓子之老無詭曰士伯之賞信也抑夫子其辭之夫邲之役不能盡援其長者以歸今之有事於狄者皆其孤也其處者則又

袖手夫子其盍以邲請命於君曰君幸毋侈敢蒙賞乎不然請以是爲吊喪察傷訾夫君行溢臣行節禮也詩云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君之溢也書云百拜稽首讓於夔龍臣之節也桓子不能用其明年卒

諸將攻屠岸賈於司寇之署且命之曰國有大典女實擅之以剪侈勳賢而滅其祀君以爲討岸賈再拜稽首曰諸大夫脩成季之德而過督臣也則既聞命先公不能事巨室而羅於難用棄群臣誰之爲也既殄其身又污之謚故臣旦夕疾首焉以君之命持司寇爰書以討而謂之擅也其誰不擅諸大夫亦唯私

是競以亂角亂將奚靖焉君行及矣伏劍而死

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成差報曰君脩怨於敝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所逃罪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忘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敢以施責唯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以兵見也穆公醢縲而饋之七牽俾復有晉國是我再造於惠也惠公即世唯是文公亡人纍纍我穆公

擐甲胄以從晉之卿大夫呂卻之難文公潛棄其國
戡而後返寢阿室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
於文也虞夏商周之胤謂穆公之無利晉而衽席之
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均納王文
公詐而卻師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寔拔之如無穆
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軫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
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辱秦之疆場而
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爲也超乘三百毋
毛髮之累候人襄公犛然皆文公之好不以餽館逆
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峭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師

穆公之事三君皆不十兄終終豈在秦襄公即世諸大
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公
毋爲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纂穆文之故披星戴炎
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
師使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物
而徼白狄踐我塲苗鹵剽我人民潞夷我城隍屬先
君景公有膏肓之恙顛醫於我寡君寡君齋穆公三
日而遣緩也曰其疆塲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
穆公之享於鈞天爲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
可知也庶其赦我乎君又秉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

君是以不能涉河猶命顛奉教軟血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言曰白狄而仇也以而之賜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間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爲封豕長蛇欲散晉於鬪我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爲兵端既不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狎主齊盟惠逮來裔誰之功也且君稱盟以藩王室無受誓雒京南辱邲不報坐齊以譏執事甚輕其心焉使之盡東其畝君唯力是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以延君之軌車唯命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祝宗退曰異哉夫子所謂將社稷奚賴焉國有六卿子列在二中軍之良厥猶將之且以先武子之德只細大咸矚將子是靖子辟其難而戕其身以族免也則不曰晉國之祿食者幾何君子之愛身也以存社稷也其捐身也亦唯社稷是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子視一人之阽危而先辟之不可謂忠將身之不保不可謂智君子曰祝宗之言信也雖然樂之

逆也郤之昧也抑亦可免夫

楚子伐宋宋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樂嬰齊曰異哉大夫之見而以君削也君失諸侯在此言矣日嬰齊受命於寡君寡君齋三日而遣之曰楚爲無道蔑視宋寔以國之辱辱及盟主侈其下介以干楚師維是鏡矢及帷鞞鐸摧雉士均粟女職編旦夕所不即死堅待盟主之救晉師苟出而臣先微子之社稷共楚者有如日晉師苟不出而臣先微子之社稷餌楚者有如日寡君之孱臣元寔史言之抑邲之役晉之戎車大倍屣楚彘子弗克用命淪於顛濟則豈唯天之咎今復棄宋宋折而楚鄭先之衛魯茅靡也從齊以披秦爲陰構悉率諸宗挾疆以北鼎是用詢將晉之大勳是墜唯君與二三卿圖之詩云子不我好豈無他人請從死矣有以報寡君晉侯曰善乃治師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子產私於范宣子曰僑聞之先王之待遷臣也留之弗可則導之惧有侵也先之所

往無使窮也三年而後收田祿里居異其反也盈也
非有大故以先人之汰遺蠻晉不能即誅以遺諸侯
而又窮之僑竊惑焉亦不曰有先大夫書之勲未斬
宣子曰寡君之有討於盈也寔書之爲匠麗氏之役
也至於今未雪也虜又濟水馬伐秦獨東其馬首以
徂師使寡君不獲志於秦以慚諸侯寡君之命曰凡
獲罪於余者無共國獲罪於先君之社稷者無共天
子產退曰盈必亂晉失盟主殆此昉矣脩書之罪則
既赦於先君且無辱群臣以虞中行氏脩虜之汰汰
罪微也罪人不孥古之訓也范氏其爲樂乎女慝不
察男怨是徇任讒棄戚肆忿淫志其猶以武子文子
之澤也再世而已

秦后子奔晉以翠旄之復陶鞮鑑璧珥甲父之鼎私
於趙文子曰鍼也不能事其兄以即盟主其不以就
大侈而使之朝夕殮焉唯吾子是賴與先君蜚廉之
好是庇鍼也敢徼福於先君以事夫子趙文子辭使
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拜曰我寡君以公子之辱臨而
不鄙也日夜飭邸傳馬武不敏獲有列大幸毋以內
臣而有異交精白一心夙夜匪懈唯君是媚武之志
也吾子籲念先君而賄痍武即不肖敢箋忘其先而

賄之愛后子悔曰鍼之待夫子淺矣宜其及也

宋之盟叔向歸而有德色祁奚曰異哉肱也吾聞之先王之於夷也德兼之霸者之於夷也力外之未聞其柔之也召陵之役齊桓大張其兵辭楚懾而後成伯也是則仲父之教也城濮之役辭不足矣劉之兵楚麇而後成伯也是則先成季之教也楚雖強爲莊若穆寔不得志於諸侯而以求晉晉爲盟主倏棄諸侯倒阿授之母乃逆損乎肱佐上卿不預其筭喝懾衷甲陽辭以誘南冠之臣偃然歛先小國尸盟固若是乎物不兩大楚既先之則主之矣晉既不能大寬諸侯之力聘朝饗助日歲孳孳焉又令楚得役之是重困也安在息民楚爲封豕貪婪無厭輕重異供薄厚生怨爭未艾也安在弭兵六君之衡一旦失之猶以爲多何所非績晉侯耄而厭武上卿是藉寧無先文君之討聒也及身而已後其殆哉叔向聞之愧三日不出曰吾知罪矣夫子再生我者也

晉人執仲幾歸京師王使大夫弘詰之曰昔在商王自絕於天暴棄兆民我先王以爲討拂逆衆快弗斬其裔封之舊都佐以懿親又包藏其禍心以謀我先王既正其罰又曲霈之爰擇明賢唯桓圭土田九命

是錫世世子孫稱上公於周室天降災予一人以憂
堆堞盟主糾庇諸侯以共事而女教然曰余客也且
有滕薛邾爲後文之宮郊甸遂寧不唯王之土其卿
士僕妾隸圉市莽寧不唯王之臣余一人不德不能
撫有宋宋以枝辭而有滕薛邾國無小其相爲後乎
先王之令諸侯曰母倍上母陵小女一舉而賊之余
一人將奚賴焉女即司寇母廷女主以干天討仲幾
不能對乃囚之

吳季子使還而過魯叔孫穆子曰美哉先太伯之讓
也而吾子幾之雖然豹也竊有感焉太王之志也授
季逮文爰發周邦其命維新蓋卅載而天下謐如也
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以勞其民今聞其嗣抑又甚
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
好之太伯之讓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
仁也仁孝合之爲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釀母乃不
可乎季子謝曰微吾子之藥石札也則不聞斯言札
也不才唯顛越是懼敢多讓乎

齊侯乘欒氏之亂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
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趙勝以師來追
曰以寡君之不穀嘗從君於盟所口血寔未乾而君

儼然師臨之也何故欒氏爲逆則豈惟寡君惡之方
藉君之威靈以爲僂君右叛臣而背盟主不寧敝邑
之雕甲朽戈從君於劇不敢辟齊侯使崔杼荅曰昔
我桓公大協諸侯以蕃王室天子藉之錫主齊盟女
先君之不度而競於力盟是用狎代諸侯之子女玉
帛干楯絲枲醢粉女世蠶食不以爲厭女亡臣克脩
婦人之孽而逞師於我又爲媢辭而辱及余之先子
即一二孥稚不敢忘女勒我行入使從諸大夫曰必
以類又強諸大夫而軟之天子命我先君曰伯舅女
率太師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先君用是以舊履
而有討於魯女又昵魯之奸言而興群戎以賊我邦
京茲剪雍門之茨焚廬舍雉原獲寡君弱不能遏其
遺孤其遺孤日夜西嚮厲刃曰必肉晉死不敢辟今
天既奪女魄而誘其君臣之裏以睽間也寡君敢不
順以天命討大夫以軍若城降者寡君之命車無所
愛亡臣偃不若命軍還而瘍發目弗獲瞑諸大夫所
習聞也趙勝曰齊侯必亡犯上海強助逆誣帝此四
者得一爲詩况兼之乎姑歛師以驕其還還而後襲
之可肆志焉齊師還趙季衷之遂獲晏甃

劉氏范氏世婚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爲討六月癸卯王使使賜襄弘死曰微大夫之力周
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爲討弗
敢憾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歲諸侯之
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爲臣僂臣死且
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賓以
僂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
子嗣之英也奕世陪晉力軋而爭孰爲叛焉如其與
也以臣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母乃非漸乎夏殺
關逢成殷志也商裂比干因周計也晉之從政睥睨
下雉無日忘之臣聞命矣下見安于敢以天子之命

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維是不佞與于厥辜賦柔
桑之五章而死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重
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公出公遂如
晉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人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
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公至乾侯處於鄆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恚欲自殺曰余再辱不
如死也子家子曰君有臣不能即而棄其社稷以隕

越於外將辱之是取又何患焉二國宴而俱勞師季孫黶而虞復君其快君死也如一君又不戒成其志矣退而曰二國之不爲君也微哉晉伯主也齊伯之餘也政在強臣矣而又右之右國之逆以抑君不數世矣魯猶宗也晉齊之鬼不其餒而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貌焉以墓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爪剖墨其爲削乎

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其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侍者曰善哉君之言及此也而晚君王之令慶封也則曷不念郊敖城陳城蔡不羨則曷不念其先之餒鬼日臺章華而朝諸侯麥然而問周之鼎也君王未之念也詩云啜其泣矣嗟何及矣其君王之今日乎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霍而夷於君以詰予之瑱珮復陶三載弗克事珪鬯獲罪於先

君之社稷用昧死請于大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之甲徵罪於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輿貨賄悉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請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羅於傳書爰及嗣裔脫羈而已大路闕鞏姑洗密湏之鼓唯晉是責蔡無分寶疆場之弗輯與歲佐蔡雖辱稱諸侯也其室猶懸罄賴大夫之力得肆志於楚有瑱珮復陶在敬用藉手吾子光輔盟主而輯綏諸侯方貢不乏私覲自萃又何求哉荀寅不悅而退

定公三年蔡侯唐侯朝於吳請伐楚吳子許之蔡侯曰盍以辭先之夫槩王曰我蠻夷也惟力之是廷而奚辭爲伍負曰不然我與楚閔五易世矣若麋之角於澤數挺數紕狎爲雌雄弗克有楚我直楚曲何患無辭辭以先之武以繼之制勝之經也乃使伯嚭以師先曰天誘楚亂不有戢也而世淫其威以逞於我寡君之命群臣曰毋黷武母復報惟是邊竟之吏脩父兄之怨能合而不能離也且辭於寡君曰我天子之制親親賢賢犛牙盤錯以屏王室唯楚之先靡德只而藪其馱舌以徼惠于我成王而稱附庸我昭王之南狩爾實苞藏其禍心鳩其蝨蟻以震驚侍衛盟主有討爾又游辭而誣之水神曰以是逃罰水庶幾

靡喙哉隣尔國者若鄧若弦若夔若江若黃若六若
菓若庸若麋若濮若息自一二宗室外夫孰非神明
之胄而剪焉使弗祀尔有憾於陸渾而耀於雒曰楚
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乃又枚卜曰余尚得天下不
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取之
城濮之役尔帥為僂邲之役尔不能具耳目以入宗
廟尔猶不省慝而睥睨其共辟以干天誅日唐蔡二
君之以好覲也尔既徵其珮與肅爽而又使嬖臣窮
其副而繫之三年蔡君日夜搏頰而請寡君也曰蔡
之社稷狎奪狎予若童子之食且不殺之先人其不

劉於楚市者幾希願得舉國而從之晋又許我長轂
九百以為後勁寡君迺曰余一人不敢脩怨於楚惟
王室之不競以為余愆余忝為宗盟長敢忘干楸武
士十萬自鄆及郢盡敵乃止江漢諸姬以及庭堅之
裔悉復厥祀其諸大夫士非族於熊能自變夷寡君
無所愛其爵遂濟師

吳王賜伍子胥屬鏤以死子胥歎曰天乎余之無罪
也吾先君之驟王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讐也而伯
諸侯則微奚之力也使若者曰不敏少不足以知大夫
則竊聞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勛唯細

言是徇以濟於僂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歿齒有隱憾焉栢舉之役大夫暴與尸讐棘而鞭之楚人煨燼之餘勵其生者以報死者萃怒於我我是不獲有楚樛李之役大夫寔張皇六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遂棄群臣余一人以為恨語有之人臣無外絕貳也大夫以身事余而東其子於鮑氏亦庶幾異日栢舉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胥頰而吁且詫曰樹吾意櫓櫓可材乎三年而吳弱且亡也

晉侯會吳子于黃池爭長走鞞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授敵乎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既反衛有惡司馬寅於簡子者曰吳有內難厥亦胥矣子為正卿以佐盟主而不張武師以懾夷狄而先之吳既先晉越又勝吳如其合也不更後乎宋之盟子之先武子也今子寔再辱晉焉君以辱為討子將焉辟必殺司馬以悅於國簡子乃遂殺司馬寅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短長上 二十三條

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
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
叙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
脩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
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
余怪其徃徃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四

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母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十則

邲鄆之難楚取魏睢澁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為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客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

討陳以夏徵舒可僂卿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鄰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羨躡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澁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澁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

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
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
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醜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
陽疆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醜也
為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釣淫也張儀之毒
也甚於醜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
之何也

楚頃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群臣而命之監曰醉廼
解客有來謁者曰請湏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
業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
賈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
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
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攜李役也王夫差因
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尔忘越王之殺
尔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句踐於會
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
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耻乎曰不敢
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
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

親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王面赤趣罷獵

辛八子使其監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惲君所悉也惟惲日夜不忘靈齧稷異日安能頰首而事之今惲幸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惧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惲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為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猱若蠶又

若俵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逾月而不敗者為蠱百狀與執變構是不可威而致也王曰先生何所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貿者也居歲餘而蜀侯惲以山川之胙來致餒王將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寃惲獨不寃使司馬錯賜之

劍蜀侯惲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害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炎災燼籜折宗廟勢必逮及其長方醉卧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斟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與因夏水决滎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偃然托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覩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母乃以魏為貨乎信

陵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勁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卧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瘡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其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劬騎劫砒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諼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于位又不能備御圍之役以為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

卷之百四十一

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諼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賢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埽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賢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仞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

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媾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懌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謹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

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日者君去趙相寡人心坪坪焉惧辱其社稷以為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為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使客董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謁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為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瀦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耳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拊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

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寘相印兵符於卧内而旦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瀆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聞亦死降亦死等死鬪什伍乎而秦之疆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

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覲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覲在燕者也胡以不覲秦夫燕之所以緩

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勝燕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之是瘠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瘠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鄢代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單輜重千有餘

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僂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筭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嶠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豨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啓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為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馘暴鳶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為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

而甯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蔭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躪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蔽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齧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然

公子不覩夫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
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勁外
而尻內擲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
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
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
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金鼓也利孰行
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
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
為圻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
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整魏趙

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戰酣而
四躡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
大破王齧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
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
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
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
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
為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恒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
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

自貶為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恒以為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函崕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托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絀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怪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旄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垂飛於織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質放乎清冷鼓鬢揚鬣倏忽變化兩澤四裔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母為隱也賈人因是以衷刃鋸龍之首而擬鱗龍則無異於讐言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為吾之為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翦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
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幸
肯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
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
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
精而法於吏將帥虓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
疲數曰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堪人首而肉之右
挾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
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
為狐狸鼯鼯之暴也思豹牙而羶爪者逐之羶豹因
是以齧齧人思又為後麇若駁逐之後麇駁因是以
齧齧人甚毒發矢巧中窵二三尺之童得而脯餒之諸
國羶豹也秦則後麇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
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為得之其蜂目長準鷲鳥膺豺
聲少恩而虎狼心為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
君得所欲為得之能無從史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
左堪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
為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
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密肌以且寄息者非以
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
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峭渭之衢而候
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
日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柰
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
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
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讐首獻願世世稱北
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
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策之十一夫
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

今業已吞二周擄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
為欲地之足以鮑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
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
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反諸侯
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
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
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
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
及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泄
秦王之蹶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

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蠱毒其
 吻荆卿蹠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
 欲地雙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
 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
 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
 胡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
 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
 掣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
 秦必矣子為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
 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

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
 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
 盡斫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
 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
 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
 而器之皇帝曰惡為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鈎之喙足
 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
 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
 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

身州山人和卷之百四十一 世經堂刻

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為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啗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奪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惧而輦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而祈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撓且吾何得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萬萬以虜之駃騠百足橐馳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憚也曰衛蕞尔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承

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皇讀而疑忽拂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以我封侯也謂侯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承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承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為秦臣共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挾王而衡我其食封勿奪承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侯承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

將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吏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絀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疆天子致胙三晉賓服啓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黽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也若笠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礎盎之上又挾秘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托體焉啓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屩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郟而杜門蔡入而辟印沒蔭之年

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
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柏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
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
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
弗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
奚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
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邾鄆大梁積屍骨百千
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
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
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徼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
御史出之母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
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
華陽邾鄆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
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夫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
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柏
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
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
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
死

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韓談見馬仰而賀因俯而吊也怪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僂咸陽十公主斫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母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廬若礪環衛若螳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鷄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柰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承相高而與子刺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二

蘇蘇來寒昧高西與子陳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短長下 一十七條

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笞捶天下固萬世業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嵎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肯王關中灞澹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拔甲馬不佞亡臣之

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人二十萬之為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亡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信君乃起歎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良也今幸乃遇良為武信君報也者則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割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耽耽焉而計其隙即灞澹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絃之乎夫使烏獲酣寢十其仇褻短衣而環侍即毋烏獲明矣項伯曰善入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俘其人寢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于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

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膚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策走信士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脇諸孱王而相之母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詈敵而北肆兵而歸重於秦偃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幸臣而誘

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孱王各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驚於崑澠之外秦因晉鄙客而間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阨而未快志也又使蘭卿之舍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秦難李牧也則以郭開間曰牧為壽捍匕首行弒也趙王信之而游亡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媾代嘉為秦間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懼亡欲從后

勝為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刃東嚮也齊不備而王建餓于松柏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而六國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盡易也自夫英主鮮幸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腑之任休戚均焉而旦暮為敵間如伯者此全蠹也雖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辰燥吻涸滯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卯辰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為

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曰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跪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為筴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君侯柰何弗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悞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上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

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
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
國之吏民剗項刳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
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
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衆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
僂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僂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
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
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
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
信君而皆以鬪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

各脩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若朝宮者大而
不可訓其離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
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
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
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卿子
偕而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
王與卿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
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
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
漢兩置之且君王網紀之僕靡一西人焉而皆楚卒

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為右焉雖然義帝江之役其真盜乎抑有所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蹙髀勝攣淚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為王媾楚漢王叱曰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任行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貌見王王必貌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

子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劍疾視聲若雷霆曰季不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豎儒來調迺公也趣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雄也乃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以王漢為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為大王罪曰弑君而愚天下鼎之問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

公死乃以是為大王罪曰殺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帛稱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必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母以為兵端也乃定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拚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予漢則毋若以曲予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敢

畔楚而構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歛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酤酒嫚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于克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寔帥群盜而請啓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為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鬻寡人以奸而距峽關義

帝一介之使逆閉不內寡人以為討寔搖其尾寡人
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
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
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東刃嚮德飭據浮
潛汙蠹寡人箠瞽其下羸秦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
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
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
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癘胃疾首
鬱為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慘惟義
帝之暴終以侍衛不度為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

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聳諸
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廼
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
季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廼有滎
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
又拚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域
為螭為螟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
王大夫吏之不寧季幸旦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
而歸之約曰鳴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踴躍稱報
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

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儉士稱兵固陵矢鏃未交鳥
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
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
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
棄父弗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
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
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
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偃而前吊曰嗟夫大
王之以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
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衆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
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
素也大王之功獨有徇魏下昌邑絕楚糧道間給軍
食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
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然南面
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
喝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
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
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
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

王也大王盍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囁喑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剄也騎無詭謂曰請為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濶畧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間為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島矣願鍾離

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讎者變也然而厚也讎真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毋以他卻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恥眇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璽漢皇帝腐心而授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

將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蘆之炎亦足以藏鍾離將軍而無辜楚王曰諾請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王次之其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鴈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於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擡邯離之說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三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兵會四也又與衡山

臨江王為郴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為楚窘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誹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陵之役在軍軍弗能勝今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獲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壁一雙為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也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愛也

高皇后謂鄼侯曰相國來帝討叛豨托君以老婦弱

子胡媮自遂也鄼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蹙項之勁也而中廢意怏怏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磧盎而為君先鄼侯曰臣聞之決癰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懇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鄼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懾者也今者乃不色懾也毋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徵之出見鄼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以見竊

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懲胡儻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得從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日者皇后朝罷而嘆曰老媮諄過言漢中之帥誰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鄼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

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
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
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飭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貽
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鐫之以
死何有于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於
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
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
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
辭扞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

人者也非為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
闕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遽耄昏哉而我乃
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以語吕后后大啼
泣曰妾唯一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
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殊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群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
夫三武安君孰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
君秦不假尺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懾
楚靡齊膠韓魏而西脅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
佩金者六此豪達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

男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二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國之怯即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也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遏強羸若拉朽然反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將矣

建成侯為太子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踈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諄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莢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踈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者

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乎為太子致之而見
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
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壁四雙安車四
乘以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箐棘貽四皓曰寡人之
竊寤寐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燕閒之間不敢以身過
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鸞矯鵠舉游於空
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內傾響而慕聲且以秦
皇帝之強捶六王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
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脇四先生寡人則何
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篲而共埽除之役無不為
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
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遯足增華於堯舜是故
其入箕渭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千
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盤石於齊施於孫
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
生有意肯幸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
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
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蛻卧詳憊不屬
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

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
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
為之號鶩於市而曰鸛也其曰非鸛而訕之者十九
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即以為鸞而訕之者十不
一也夫鸛恒見而鸞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
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
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為隱衣冠抵掌
而談商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
怪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乎四人皆

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
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才矣長安人人
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懽甚已而酒見群臣倨
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酈侯曰堯舜帝不憚曰相國
過史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
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冑

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難為力故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迄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驩堯而債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也帝大悅曰雖然請舍是而儼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甚按劍而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覩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

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大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異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為黃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旆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囚齊兵不留行陛下血濼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

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
臧荼黥布之母反始皇之世剪信終牖下而陛下不
能使韓彭之母族繇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然
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呂類之讒也舍軍而馳至宮哭甚
哀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
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居久之曲
逆侯為人長白姣麗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
其美踰辟陽侯即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
數目屬之勞賜餐餼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

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
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長信之
目屬焉懼一旦之失身以為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
傳侯請得辭宿衛為外臣辟陽侯心然之且又多之
也曰是能讓乃請問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
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附今其傳人主也
十日而不洗沐蚤起晏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
避席曰曲逆侯之為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
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
衛以貌寢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

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憚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
為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
逆侯為左丞相

穎陰侯為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
三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寔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
剖符定封以啟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
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
誅僂懿親剪滅宗社弗神其鬼曰馬之盟箋馬以王
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寔與聞之曰委曲旁迂以濟
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軀負乘祿產寔鑿其牙

且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筴唯君
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者峭函之
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
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丘之起君侯
寔布腹心高皇帝削羸埽項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
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為高
皇帝耶為呂氏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倒持太阿以
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日
見高皇帝於地下穎陰侯大慚詫曰此嬰之日夜切
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和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僂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灑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吕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一

余讀徐昌穀談藝錄嘗高其持論矣獨惟不及近體伏習者之無門也楊用脩按遺響鈎匿跡以備覽核如二酉之藏耳其於堆黃曩哲索鑰後進均之乎未暇也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獨嚴氏一書差不悖旨然徃徃近似而未覈余固少所可旣承乏東晤于鱗濟上思有所揚圪成一家言屬有軍事未果會偕

使者按東牟牘殊簡以暑謝吏杜門無齎書足讀乃
取掌大薄蹠有得輒筆之投麓箱中浹月麓箱幾滿
已淮海飛羽至棄之晝夜奔命卒卒忘所記又明年
復之東牟麓箱者宛然塵土間出之稍爲之次而錄
之合六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爲
一家言者以補三氏之未備者而已旣成乃不能當
也其辭旨固不甚謬整於本特其漉漫散雜亡足采
者非以解頤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吾
甚愧其言戊午六月敘

余始有所抨隲於文章家曰藝苑卮言者成自戊午
耳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脫稿里中
子不善祕梓而行之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姑蘇
梁生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辨博未敢大盡英雄欺
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豈遂以
董狐之筆過責余而謂有所阿隱耶余所名者卮言
耳不必白簡也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
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柰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
端木哉余愧不能荅已而游往中二三君子以余稱
許之不至也恚而私訾之未已則請絕詆訊削名籍
余又愧不能荅嗟夫卽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

拙收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
有之然烏可以恚訾力迫而奪也夫以余之不長譽
僅爾而尚無當於于鱗今余而遂當于鱗其見恚寧
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芰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
嗜結眊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毋若余之益甚嗜
歟蓋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黜其論詞曲者
附它錄爲別卷聊以備諸集中壬申夏日記

汎瀾藝海含咀詞腴口爲堆黃筆代袞鉞雖世不乏
人人不乏語隋珠崑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
衲

語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
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
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
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
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永歌言危則性

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
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汙濁之
外者詩也

語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
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
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揚子雲曰詩人之賦典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語詩則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
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
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
王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
芳振其金石

鍾嶸曰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
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
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
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
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
浮意浮則詞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
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

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劉勰曰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又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又曰文之英挺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為情者要約而守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潤又曰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煩而析辭

尚簡使味颺颺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異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又曰自漢至魏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

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不入情
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
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
引直爲偶說惟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
據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
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
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
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虫篆刻其體
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
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
爲優正對爲劣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
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羨遺味之嘆
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
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
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
跡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深謂氣象氛氳深於體勢意度繁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輾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唐庚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
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
坐此也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
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
所能為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
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
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
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
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

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
密半闕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又
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卽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卽有
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
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眇渺必因思以窮其

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
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若
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
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
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
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
也又曰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
翻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
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
雋清圓詞之藻也又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
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
可以裨其思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
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為波變而為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維禎曰蝸蟾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
服戚悰殊愴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
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黃省曾曰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
古人構唱真寫厥衷如春蕙秋華生色堪把意態各
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鬪鶴遞相述師如圖繪

剪錦飾畫雖嚴割強先露

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盛唐突然而起以韻為主意到辭工不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強成章又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皇甫汸曰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嘔脩髯盡枯

深湛守默鬼神將通之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

何良俊云六義者旣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語文則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止耳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總論則魏文帝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迅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精矐矐而彌宣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嗽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

潛進又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柳冕曰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直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采竝用而氣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

已上諸家語雖深淺不同或志在揚扞或寄切誨誘櫛而觀之其於執文思過半矣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鉛塹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饒歌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

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母俗近情母纖拙不

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
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日解解有多少當是先
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
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
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
羊吾韋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
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
之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
者毋論彼時諸公卽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
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
材師匠宜高摺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
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
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
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
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坡明珠
走盤收之則如橐籥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
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
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
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
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秘
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
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
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
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
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
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
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
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
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
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
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
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
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

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卽尾離尾卽首而要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刹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爲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爲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爲貴耳

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與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敘使同聲者自尋脩郗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

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
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
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
之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循
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歔又三復之涕淚俱下
情事欲絕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
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
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

緒乃成條理

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
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
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之正
又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
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
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
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
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箴曰哀曰誄曰
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卽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

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衆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
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
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
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
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撥關鍵金石綺綵各極
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
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
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
字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卽才之用調卽思之境格
卽調之界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
然耳記問旣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爲
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
斷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
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
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

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迹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義矣

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絕句字夤殊聲韻各協下迨填詞小枝尤爲謹嚴過秦論也敘事若傳夷平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竝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三百篇刪自聖手然旨別淺深詞有至未今人正如日滄海便謂無底不知湛珊瑚者何處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載儉歇驕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

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且只
有太累者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
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

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究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之類也三百篇經聖刪然而吾斷不敢以爲法而擬之者所摘前句是也尚書稱聖經然而吾斷不敢以爲法而擬之者盤庚諸篇是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

聖人之文亦寧無差等乎哉禹貢千古敘事之祖盤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爲詩也其猶在周書上乎吾夫子文而不詩凡傳者或非其真者也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之言固然然詩中有書書中有詩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夫夙退毋使君勞及是不思亦已焉哉匪報也求以爲好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
豕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或出
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學有緝熙于光
明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以入書誰能辨也書語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下
管鼈鼓合止祝噉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萊夷作牧厥
篚檠絲厥草惟夭厥木惟喬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百善降之不祥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於有仁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我武惟
揚侵于之彊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如虎如

貌如罷如罷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式敬尔由獄以長
我王國又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總爲一章易語
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西南得
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
興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君子得輿小人剥盧見輿曳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見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震來虩虩笑
言啞啞旅人先笑後號咷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
之義或與或求以入詩誰能辨也抑不特此凡易卦

爻辭彖小象叶韻者十之八故易亦詩也

秦以前爲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
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
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
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能高故其格
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
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必其學不始其真類也

下也正落而始學不始其真類也

而理其常之易學也其材不始其真類也

也其學不始其真類也

也其學不始其真類也



